

卷一

風



1. 關雎

《關雎》——這是《詩經》中最為著名的情歌之一，描寫一個男子愛上了在河邊採荇菜的美麗姑娘，河洲上相和而鳴的水鳥，水流中漂動的荇菜，都使他想起姑娘苗條的倩影。詩歌由虛入實，將詩境步步拓寬，抒發出深摯的思慕之情。孔子稱此詩為“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”。

說起來，從京城的精神病院逃回到耙耨山脈時，我走得並不快，可時光卻在我腳下汨汨湍急，飛濺而流失。這讓我想起我的新著《風雅之頌——關於〈詩經〉精神的本根探究》（在以下的故事中，我可以簡稱這部專著為《風雅之頌》嗎？）裡的一句話——每個人無論你最初沿著人生的新途走到哪兒，最終都只能沿著老路走回去。

我以為，《風雅之頌》是一部偉大的專著，它重新揭示了一部經書的起源和要義，為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園與靠山。其中的每一個字，都貴如金玉，擲地有聲。它的完成，耗費了我五年的光陰。清燕大學那片松樹林中教研室的枯色瓦屋，我搬進去時收拾得窗明几淨，牆壁上白如天空，可等我離開時，窗檯上已經再次紅漆剝落，露出了縷縷木痕。那雪白的牆壁，也佈滿了灰塵污垢，如同沾上了糞便的巨大抹布，掛在屋裡的四周。

當然，《風雅之頌》這部專著給我帶來的還不只這些。它

給我最大的回報，是今年夏天我提著書稿回家時，看見有一堆男人女人的衣服，胡亂地扔在我家客廳的沙發上。我妻子趙茹萍，正和當時還是副校長的博導李廣智，躺在臥室裡的床鋪上。趙茹萍粉白紅潤，只是稍稍有些臃腫（也可以說，她的豐滿恰到好處）。可是李廣智卻骨瘦如柴，一身黝黑。他趴在我妻子身上，宛若一隻曬乾的蝦米縮在一條白條魚的身上。這一黑一白，一肥一瘦，一明一暗，讓我當時就想，他們難有性高潮的到來。

他李廣智哪有這能力。

我站在臥室門口，一手拿著鑰匙，一手提了《風雅之頌》的書稿。洋洋五十萬字，剛剛改定謄畢，分量半尺多厚，字跡天熱煩躁，其思想猶如四塊磚頭。大功告成，勝利歸來，我想提著這兜兒偉大，突然站在我妻子面前，藉以炫耀顯擺，邀功領賞，可是她卻正在和校領導同床共枕，偷歡取樂（大白天的）。我家在校區東南的家屬樓裡，四號樓，三單元，三零六室。窗外的箭楊樹，旗杆樣刺破青天，有幾枝青綠，正在我家的窗玻璃上動情動意，搔來撓去。我驚愕地看著，他們倆慌亂地從床上爬起來，縮成一團，肩並肩地團在一塊，都臉色慘白，渾身哆嗦不止，便覺得我回來得不算恰如其分，遇不逢時，有幾分唐突和倉促。慌忙朝後退了一步，我看見他們同時去抓床頭的枕巾遮蓋身子時，二人的手關節碰在一起，有一片紅肉落地的聲音，在碎竹片編成的涼蓆上，一旋一閃放大了。

他們望著我，目光黯淡而憂傷，彷彿被俘的兩個士兵，在

望著一管黑洞洞的槍口。這讓我感到有些不安和內疚，只好一連聲地說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寫完這部專著我就回來了，我應該先打一個電話回來的，應該先跟你們打一聲招呼再進來。

我說著朝後退縮著，彷彿我是走錯了門，彷彿是一個男人尿急走進了女廁所。退到客廳轉過身，我又扭回頭來交代，喂，先把衣服穿起來，都先把衣服穿起來。

我便從屋裡出來了。

輕輕關上門，我木在樓梯口。對面的牆壁上，粉上去的白色不到一年就乾涸翹裂了，在我怔著目光看它時，它經不起我的直視和冷厲，嘩一下，有塊白灰從牆上落下來。這嚇了我一跳——我以為是我的腳步踢著我的耳朵了。這時候，我最怕有鄰居走回來，怕他們問我說，楊教授，不回家你站這兒幹啥呀？可是老天照顧我，沒有安排鄰居們這時走回來。

剩下的事，就是我家屋裡窸窣窸窣的穿衣聲，還有拉凳子的響動聲，和我妻子趙茹萍朝門口走來的腳步聲。隨後門開了，從門縫擠出來了我妻子那秋葉飄零的話——楊老師，你回吧。有話回來說。

轉過身，我看見她的半張臉夾在一掌寬的門縫上。待我如期而至地要轉身回家後，好像她還有一個開門迎接的動作樣。進了屋，關上門，她站在客廳一邊兒，穿了那年新買的淡色粉裙子，綢藍腰帶束著腰，還在胸前繫了個欲要飛舞的蝴蝶結，樣子像是要出門給她影視系的學生上課般，只是她的手裡沒有拿課本，胳膊彎裡也沒有夾她的授課大綱和準備給學生們播放

的電影片。她的雙手無力地下垂著，交叉在小腹前，手心向上，胳膊微彎，彷彿生怕雙手兜著的一兜兒空氣會從手上漏下去。瞟了我一眼，把頭勾下時，沒來得及細加整理的頭髮，有一縷乘機散漫地耷在了她的前額上，使她的臉上如同一塊白布上流過了一行兒墨。結婚十幾年，我已經四十二週歲，她已經三十五週歲，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有今天這樣讓人同情的模樣兒，這樣招人喜愛的可憐樣，如同我的學生論文不能通過而不送禮只是站在我的面前哀求著。我把目光從她身上掃過去，看著副部級的知識分子李廣智，這時他再也不是那個管著京城一所赫赫名校科研和教學的副校長，再也不是科學院院士的西學專家，再也不是全國所有大學博士點審批小組的權威組長了。他完全成了一個做賊被人當場捉住的小老頭。雖仍是身穿西裝，可裡邊白襯衣的脖扣兒還未及扣起來，領帶還如一根草繩樣拿在他手裡，臉色鐵青如夏天正旺的蘿蔔皮。我猜想，往日我不在家裡時，他會如主人樣坐在我家的沙發上，享受著我妻子給他泡的龍井和削了皮的大蘋果。可是今天他不了。他虎落平陽了。他把半拉屁股掛在沙發對面的一張椅子上，低著頭，不說話，不時地瞧瞧屋門口。

他的目光提醒了我。

我過去把半開的屋門關起來（把屋門裡邊的暗鎖扣上了），折回身，我像我家的主人樣，坐在我家乳白色人造皮的沙發上。想說啥，卻只嘆了一口氣。又瞅了一下他們倆，把要說的話嚥回肚子裡，倚著沙發盯著我放在地上的書稿沉默著。

我不知道逮住他倆通姦是好事兒還是壞事兒。

屋子裡的悶，像空氣都凝成了鐵或石頭般。人也已經被鑄在了石頭或鐵裡。空調還開著，可李副校長臉上有了汗（有些可憐呢）。我妻子的臉上也掛了幾珠汗。我臉上沒有汗，只是手心有些熱。雙手捏著時，像捏了兩包兒水。鬆開時，涼氣嘩嘩從手心鑽進了手掌裡。在清燕大學讀書、教書二十年，從沒有過的酸楚和愜意，這時從手心沿著胳膊流遍了我全身。我再一次望了望他們倆，和他們看我的目光相遇時，他們的目光謹小慎微、顫顫抖抖，如在驚恐中伸出來試探安危的龜頭般，看一眼，就敏銳快捷地縮將回去了。

——楊副教授，我錯了，想要怎樣你就直說吧。

我的天，他開口說話了。聲音微細，潮潮膩膩，如從校園的荷湖那邊飄過來的水蒸氣。原來他在學校演講或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做報告、唸文件，聲音可不是這樣子。那時候，他洪亮如鐘，振聾發聵，會法語，通英語，在劍橋大學主攻過西方哲學和美學，讀博期間就翻譯了西方哲學最難譯的幾本書，後來還譯了一大批西方的探索小說和最新的美學論著，撰寫了《西方美學史》、《西方哲學發展史》、《劍橋、牛津教育比較論》、《歐美與中國美學比較論》等一大批的學說和專著。在清燕大學哲學系從教十八年，他帶出來的博士生將近八十個，後來理所當然地當了學校的副校長，學生們就大多只能在禮堂聽他演講了，很少能在教室的講台上，看到他的神采、風采了（我曾經想有機會去近距離地聽他一節課，可最終還是沒聽上）。再

後來，他就幾乎不再給學生授課了，成了這所赫赫名校忙上忙下的領導了。先是學校管行政、雜務的最後一名副校長，後來是管教學的第一副校長（高高在上，權重如山）。當我以為再也不會有機會和這位西學大家接觸時，他卻面對面地坐在了我面前。無論如何說，眼前這個矮小精瘦、眉毛少許發白、額頭上有些謝頂的老頭兒，讓我和那個聲名如雷的校長對不上號。我盯著他的臉，如同盯著一張懸在我對面半空的菜青葉（似乎那青菜青的臉上還有一種我行我素的堅毅和剛強），就那麼看著他，琢磨著他臉上到底有沒有我行我素時，他又開口說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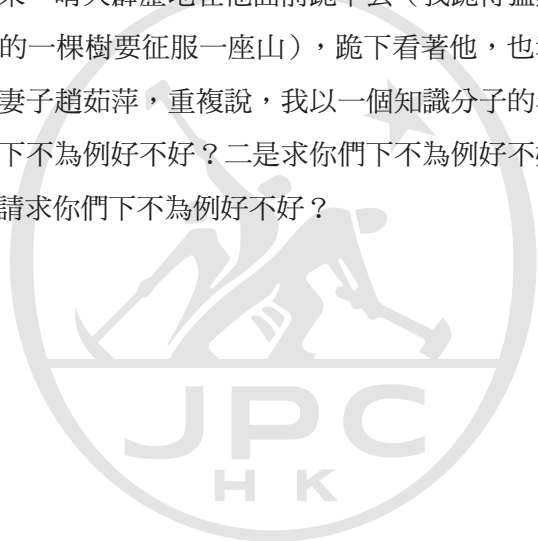
他說，楊副教授，你放心，今年內我把你的副教授晉升為教授行不行？

說，還有，我保證年底報批你為國家級的模範學者。評上模範學者了，獎金是五萬元。

說，你如果想當你們教研室的主任或者系裡副主任，我還會盡我所能幫助你。

他這樣說著，像給我開了一串清單樣，覺得條件可以了，價碼夠高了，他已經力所能及了，最後把目光軟軟硬硬地落在我臉上，等著我的回話和討價與還價。可卻在他看我時，在他等著我的回話那一刻，我看了茶几旁我的那堆書稿後，朝他淡淡笑了笑（笑得軟弱無力、意味深長），說李副校長，我的《風雅之頌——關於〈詩經〉精神的本根探究》寫完了，有了這部專著，我什麼都有了，什麼都不再需要了。你要從心裡覺

得你錯了，覺得對不起我楊科了，要真心實意悔改了，我有三件事請你們為我幫個忙——一是我思想不解放，你和趙如萍的事情請你們下不為例好不好？二是我觀念還不新，求你們下不為例好不好？我說著悲從心來，想要哭出來。然就在我將要淚流滿面時，心裡蠕動一下子，我鬼使神差（計從心來）地從沙發上站起來，晴天霹靂地在他面前跪下去（我跪得猛烈而有力，像倒下的一棵樹要征服一座山），跪下看著他，也看著驚怔在一旁的妻子趙茹萍，重複說，我以一個知識分子的名譽，一是請你們下不為例好不好？二是求你們下不為例好不好？三是我跪下來請求你們下不為例好不好？



2. 漢廣

《漢廣》——這是一首流行於漢廣流域的情詩，寫一個男子癡戀一個姑娘而不能如願以償。

從京城的精神病醫院逃出來，一夜之後火車把我扔到了耜耨山脈下。

初秋綠野的清新，泛濫成災地朝我撲過來，好像曠野上一團一堆的綠氣，長年累月找不到一個聞香的人。沉悶了，死寂了，以為秋天的生命要荒廢虛度時，我揹著行李從車站走將回來了，自天而降出現在了山脈上。比起京城郊野的莊稼，要晚熟許多的玉米棵，把田野和荒地連成一片兒，扯地牽天，從我腳下鋪展到我目所能及的天邊外，起起伏伏，蕩蕩動動，海面樣不著邊際（大而無當）。有一股熱辣辣的青稞氣，香得我鼻子疼（我有鼻炎）。還有一股黃土的甜味在我舌尖上跳來蕩去，翩翩起舞。我放下手裡的旅行包和一個大提兜，在路邊站了站，很誇張地對著田野和已經平南至頂的日光擴擴胸，舒舒展展撒了一泡尿，然後從山腳下朝著山坡上走。

我臆想，玲珍一定會在山坡上的那棵柿樹下面等著我，翹首以待，望眼欲穿，不時地把手棚在額門上，朝著山下望一望。那樹下有一塊一尺見方的青石頭（是沙岩石），石頭上不知哪年哪月刻出一個“禾”字來（我家寺村許多人家都有這樣的刻字石），擺在那兒被人踩久了，坐久了，“禾”字已經模糊

得如同枯枝敗草了。我想沒人時，玲珍會站到那塊石頭上，踩著那個“禾”字朝著遠處望，見面前一路空曠後，再如當年割草的少女樣，爬到樹杈上，極目遙遠的地方盯著某個行人大半天。也還許，她不會再去爬那柿樹了。畢竟早已風吹葉落，歲月枯榮，不再是可以爬樹的那個年齡了。

然而無論如何，她在那樹下翹首以盼是不需說的了。

看了看放在我腳邊的大提包（那裡放著我的衣服、物品、錢和《風雅之頌》的書稿），朝山上瞅了瞅，我又開始提著大包小包，繼續朝著山坡上爬。我已經從曠野的氣息中，聞到了二十年前的盛夏裡，老柿樹那乾裂枯皺的樹皮味，還有靠西那一孤枝上，澀得舌頭髮白的柿子味。在那個柿子將黃的季節裡，我離開耙耬到清燕大學讀書那一年，玲珍就把我送到那棵柿樹下。我們走累了，坐在那樹下歇息著，背倚著柿樹身，望著夏天像望著一湖熱滾滾的水。那時候，山脈上空曠無人，只有我們倆，我便拉了她的手。她的手紅潤柔軟，指甲縫裡隱約有條月線泥（我的指甲裡也有很厚的泥，耙耬人的指甲縫裡都有泥）。我看著她指甲縫裡的泥，摸著她肉嘟嘟的手掌上的——行兒繭，像一片暄虛的土地上，凸出來的幾塊野石頭。就那麼，摸著手，摸著她的繭，她的手心汪汪洋洋出汗了。我的手心也汪汪洋洋潑成了災。有一對烏鴉在我們頭頂嘰嘰呱呱地叫，漆黑的聲音落下來，摔碎成一片豆粒似的透明在我們面前滾動著。汗粒也在我倆的臉上滾動著。那時候，我憑著莽撞和勇氣，大膽地把她攬在了我懷裡。她也小鳥依人地偎在了我懷